

例 言

一 本事典旨在通过著录有关隐语行话研究文献和参考资料，反映迄今关于这一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况，为使用《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的读者，和对这一领域有兴趣者，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及信息。

二 所设 160 余条目，以基本概念、学说、术语和有关专著、论文为主，同时著录、介绍古今有关著作、文献中所含参考资料，以及学术活动。

三 隐语行话涉及科学领域广泛，而编者见识有限，难以很全面地反映各方面的全部成果和情况，海外的情况亦因条件所限暂为空缺待补，请读者鉴谅。

四 为检索方便，全部条目依汉语拼音为序编排，并于正文前编制条目的音序目录。

目 录

B	F
八音摄 (1)	反切的秘密语 (5)
抱犊崮山区绿林暗语辑录 (1)	反切秘密语 (6)
北京广肆售货密码 (1)	反切语八种 (6)
北京反切语 (1)	反语 (6)
镖局 (2)	方语 (7)
	福州反切语 (7)
	副语言习俗的隐语行话 (7)
C	G
茶阵 (2)	
拆字口语 (2)	挂牌 (7)
常州反切语 (3)	关东第一马市习俗调查 (7)
成都通览 (3)	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 (8)
春点 (3)	灌阳方言的二字语 (9)
词的秘密语 (3)	广州反切语 (9)
D	H
大山里的鬼神世界 (4)	
当今地下行业及其隐语 (4)	海底 (9)
当字 (4)	汉语隐语及其构造特点 (10)
东莞反切语 (5)	汉语隐语说略 (10)
洞庭切 (5)	行话 (10)
滇西解放前十匪黑话、行规及其禁忌 (5)	行院声嗽 (11)

黑白人生	(11)	昆山反切语	(18)
黑话	(11)		
黑话探秘	(11)	L	
话说陈娟小说《昙花梦》中的			
江湖隐语行话	(12)	浪牌	(18)
话语形态的隐语行话	(12)	亮牌	(18)
徽宗语	(12)	辽宁的反切语	(19)
会簿	(13)	临江县志	(19)
		“流儿言”初探	(19)
J		六院汇选江湖方语	(19)
		龙泉菇民隐语行话	(19)
记“江相派”	(13)	龙泉县蛟坪村菇民信仰	(19)
家理宝鉴	(13)	路阵	(19)
简论隐语	(13)	论民间反语	(20)
江湖丛谈	(13)		
江湖春典	(14)	M	
江湖行话谱	(14)		
江湖黑话	(14)	麻雀语	(20)
江湖内幕黑话考	(14)	盲佬语	(20)
江湖切要	(15)	盲人密语	(20)
《江湖切要》原出明人所辑新考	(15)	秘密语	(20)
江湖通用切口摘要	(15)	民国时期的土匪黑话	(20)
江湖隐语行话的神秘世界	(16)	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	(20)
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	(16)		
金不换	(16)	N	
金陵六院市语	(16)		
《金瓶梅》隐语揭秘	(17)	捻语	(21)
锦语	(17)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17)	P	
荆楚木瓦工行话浅析	(17)		
净发须知	(17)	评《切语初探》	(21)
九流三教江湖秘密规矩	(17)	普通语言学	(21)
旧时代无锡粮食业的常用切口	(18)	Q	
K			
		绮谈市语	(21)
可可话	(18)	乔断鬼	(21)

俏语	(22)		
切口	(22)		W
切口语	(22)		
切语初探	(22)	威分	(28)
青帮大亨	(22)	委巷丛谈	(28)
青红帮之黑幕	(22)	无锡反切语	(28)
清门考源	(22)	五音循环语	(28)
琼花忆语	(22)		
穷家行	(23)		X
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	(23)		
S		香港黑社会	(28)
		湘西苗族隐语的使用情况 和社会功能	(28)
三翻语	(23)	襄阳捻语	(29)
三种社会方言词的识别	(23)	“薛家湾人”的隐语——“绍句”	(29)
山西理发社群行话 的研究报告	(23)		Y
山西晋南的秘密语“言话”	(24)		
上海的反切语	(24)	鸭子反	(29)
绍句	(25)	哑谜	(29)
社会语言学	(25)	言话	(30)
市语	(25)	谚语	(30)
市语汇钞	(25)	燕子反	(30)
说唐	(25)	燕子语	(30)
苏州反切语	(26)	扬州老鸦语	(30)
俗语古今	(26)	谣谚形态的隐语行话 一个特殊的隐语区	(30)
T		隐语	(30)
		隐语行话	(31)
唐反	(26)	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	(31)
藤县倒语三种	(26)	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	(31)
条子	(27)	有关行话中的数字隐语	(31)
通俗编	(27)	有趣的秘密语	(32)
同音切	(27)	语词形态的隐语行话	(32)
土匪	(27)	语文学的奇葩	(32)
土匪秘录	(27)	语言论	(32)
		圆社锦语	(33)

Z		中国黑幕大观	(34)
		中国秘密社会	(34)
		中国秘密社会史	(34)
杂话	(33)	中国民间秘密语	(35)
查语	(33)	中国民间秘密语辞书概说	(36)
再谈盲人密语	(33)	中国民间秘密语行话研	
贼情汇纂	(34)	究专题学术研讨会	(36)
浙西南山区隐语行话	(34)	中国民间秘密语漫说	(36)
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34)	中国民间隐语行话	(37)
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	(34)	中国乞丐史	(37)
中国东北行帮	(34)	中华全国风俗志	(37)
中国典当史	(34)	字语	(37)

B

八音摄 一名“哨语”，运用语音变

化创制的民间秘密语，流行于福州等地区。高名凯《普通语言学》（增订本）介绍其基本定则说：“福州的‘八音摄’就是应用语音改造的方法‘创造’出来的一种隐语。重复任何一个音缀都说成两个音缀，其中第一个音缀保持原样，第二个音缀保留韵母，而把任何的声母都换做 k，如果第一个音缀的声母就是 k 的话，就把第二音缀的声母改为 r。例如，*ŋuai*（我）说成 *ŋuai-kuai*，*ny*（汝）说成 *ny-ky*，然而 *k'an*（看）就说成了 *k'an-ran*。”（其中字母符号系国际音标）八音摄定则近似反切法，但有区别，即其第一个音节（上字）与读本字音节不变，而变化的是第二个音节。八音摄秘密语始于明代。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统兵驻闽时，为便于外地兵士学习当地方言，曾编写了一部名为《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的通俗韵书。是书《例言》除胪列编撰体例之外，并附有“嗽语”和“嗽语切”。据以今福州方言为参照考证，“嗽”与“哨”音同，“嗽语”音协“哨语”，实为“八音摄”秘密语。是书将福州方言音系韵母分为 36 类，将声母分为八类，皆以字标示，采用明代当时曾流行一时的“标射韵法”注音。这种“标射韵法”即“八音摄”的基本定则，是书正文即其标准的参照读本。

抱犊崮山区绿林暗语辑录 隐

语行话专辑，明泉、桂军、培才、庆华搜集，载《枣庄文史资料》第一辑。全辑辑释旧时山东抱犊崮山区绿林团伙隐语行话 146 事，其中军事行动用语 60 事，生活用语 63 事，姓氏类 10 事，计量类 6 事，地理类 7

事。

北京厂肆售货密码 数目暗码资

料，雷梦水辑，载《书林琐忆》一书，题“记厂肆售货密码（俗称暗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年 1 月出版。书称：“北京古书业售货，有明码、密码之分，而行外人则不识，明码者乃将书签标以明价，密码者乃以十个暗字以代价格，其字多以铅字，钐于首册书背或背面书皮一角，如第一字代表为一，第二字为二，以此类推。假如一元五角，即用十字第一字及第五字，十五元即以第十字及第五字，一百五十元，则将第一字下面另外加一百字，及第五字和第十字，如到千元则另外加一‘千’字，明密码之间约相差二至三折，如暗字使用时间较常，则另改用十字。”所辑旧时北京厂肆会文斋、富晋书社、通学斋等 15 家古书店数目暗码凡 17 套。例如开明书局：“开商丰年瑞，明聚海上财。”

北京反切语 流行于北京地区的

反切秘密语。据赵元任《反切语八种》调查所见，北京的反切秘密语有三种。一是 *mai-ga* 式。此式定则为：声母字、韵母字次序是顺的。声母字附加韵依本字开、齐、合、撮而用 *ai*、*ie*、*uai*、*üe*，唇音声母跟 *u* 本韵相拼时，声母附加韵用 *ai*。假如本字是舌尖韵 *-i* 的，就用 *e* 为附加韵；韵母字附加声开、合用 *k*，而齐、撮用 *j*；假如本字是舌尖韵 *-i* 的，韵母附加声就用 *zh*、*z*；假如附加声跟本字声母重复，就改用 *j*。声母字认为上声读，韵母字读本字调。例如：一读若“野鸡”，走读若“宰狗”，身读若“色

根”，穿读若“揣官”。二是 mei-ga 式，其定则为：声母字、韵母字的次序是顺的。声母附加韵依本字开、齐、合、撮而用 ei、ei、uei、ü；唇音声母跟 u 本韵相拼时，声母附加韵用 ei。韵母字附加声用 k；假如本字是舌尖韵-i 的，韵母附加声就用 zh、z；韵母字以包括本字韵头为常例，但声母 j、q、x 跟韵母 ia、iao、iang 相拼时，i 可省去，跟 yan 相拼时 y 可作 u。声母字读去声，韵母字读本字调。例如：北读若“背给”，风读若“费庚”，算读若“岁贯”，们读若“妹眼”。三是 man-ta 式的。其定则为：声母字的次序是顺的。声母附加韵依本字开、齐、合、撮大口韵用 an、in、uan、üan，小口韵用 en、in、uan、ün。唇音声母跟 u 本韵相拼时，声母附加韵用 en。韵母附加声用 t。反切字各用本字调。例如：那儿读若“难炭儿”，大读若“旦塌”，火儿读若“魂腿儿”，来读若“兰台”，一读若“因梯”，叫读若“见跳”。

镖局 社会史资料，齐如山撰（遗稿），刊《文史资料选编》第 34 辑，北京出

版社 1988 年 8 月出版。是篇于记述旧时北京镖局概况之后，分类记述当时镖局行话七类：（一）关于镖行泛常应用语；（二）关于天文地理应用之语；（三）关于人事方面应用语；（四）关于事物应用语；（五）关于饮食应用语；（六）保镖路遇抢劫问答之辞；（七）护院遇盗贼应交待之辞。作者云：一次余与老镖师陈君谈天，蒙他告诉了我许多镖师傅的行话，此本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无须烦琐赘述，然中国各艺术界，如变戏法者、剃头师、小炉匠、唱戏、说书、卖艺等人，皆有行话（亦名市语），不独镖行然也。其要紧之点，一则本行人说话不欲使外人明了，恐妨碍工作；二则故作神秘之词，使习者尊敬师传，以固其团体。虽其词稍欠典雅，而亦颇有意思，故录数百种，略以见意。当时陈君所书尚多，且随想随写，毫无次序，余删去若干，亦未为之编次。本文未附有保镖、护院时，与路劫者及盗贼问答之辞若干，以见一斑。其中错字较多，亦未改正，以存其真，或其行中当初即如此写法，也未可知。

C

茶阵 即“茶碗阵”，是清代以来天帝会、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民间秘密结社，用以联络、表达心迹或斗法的副语言习俗形态的隐语行话。具体说，则是关于饮茶时壶、碗和其它茶具、烟具的摆放图式、取用顺序及饮法的各种规矩，并辅以念诵相应的谣诀。茶阵名目繁多，摆法及破阵法各异。如“天日茶”阵，壶置右侧，左侧纵二横三行地摆放六只茶杯，形若“日”字形；饮时，先将下面两杯分开如“天”字形，然后口

诵谣诀：“一天生水水朝东，地二生火烧青龙；清池无水青龙绝，洪家兄弟保明龙。”同时，以手作“地本”姿势拈杯饮之。其中，“青龙”、“清池”隐指清朝政权，“明龙”指明朝政权，其阵即体现着天帝会“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就有关文献所录，茶阵名目有数十种，如单鞭阵、顺逆阵、双龙争玉阵、四忠臣阵、五虎将军阵、四隅阵、桃园阵、七星阵等，各有其“破阵”方法和相应的谣诀。

拆字口语 副题“谈谈·打市

语”，隐语行话资料，黄金义撰，刊《语文知识》1953年第4期。文章介绍仙游地方工商业流行的十数日字的市语说法及其构成方法。其十数依次为：旦底、中工、倒川、横木、缺丑、撇大、毛尾、分头、旭边、早下。

常州反切语 一作“字语”，流行于常州地区的反切式秘密语。据赵元任《反切语八种》调查所见，多为 meng-la 式。其定则为：声母字、韵母字的次序是顺的。声母字附加韵一般声母用 eng，舌面（腭化）声母用 ing。唇音声母跟舌尖中的声母（d, t, n, l 等）跟 u 本韵相拼时，u 音不归声母。假如本字韵是 eng、ing 的，则附加韵改作 e、ie 或 ue 入声。韵母字附加声用 i；单[ɥ]（加方括号者系国际音标，下同）本韵认为 u；不圆唇的舌尖韵 i 反切韵认为[θɿ]，并且省去附加声 i；[aɿ]、[aɿa]、m、[ŋ]四个字声不用附加声；如本字声母是 l 的，附加声改为 d。反切字除入声声母字须用平声跟 eng、ing（iong）韵字声母字须用入声外，各依本字调读。但声母字重韵母字轻，并照声调相连法发生变化。附加声 l-、d- 与本字声母清浊不合就任之他调的阴阳不合。例如：东读若“登龙”，岛读若“登老”，登读若“得伦”，等读若“得冷”，一读若“因力”，人读若“逆林”，北读若“奔六”。

成都通览 一作《说成都》，地方综合情况资料专集，傅崇矩编，成都通俗报社于清宣统元年（1909）九月至次年六月出版，都八册；巴蜀书社1987年4月出版了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缪文远等校点、

整理的新本，分为上下两册。卷首有沈秉堃、黄芝两叙及编者自叙，计三篇序言。是书不分卷，计为180余类。下册“成都之各行人买卖通用言词”，辑录了六成行、药材茶叶行等数十种行业隐语行话中的数日隐称，如“小菜青果并小生意通用言词”：“一流，二断，三言，四溪，五墓，六闹，七条，八花，九梢。流是十个，断是二十，言是三百，溪是四百，墓是五百，闹是六百，条是七百，花是八百，梢是九百。”“成都之袍哥话”类，题下注云：“即江湖话也。”辑录袍哥隐语行话百余事。又另有“成都之江湖言词”专类，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店铺、工匠、经纪、医药、星相、娼优、乞丐、盗贼、僧道、身体、器用、舟具、衣饰、饮饌、数目、疾病、生死、人事计22类。考其内容，系从坊间流行的《江湖切要》辑出，并有删改。

春点 一作“春”或“春典”，江湖社会谓当行隐语行话。唐再丰《鹤幻汇编》卷十二《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切口，即隐语也，名曰春点。”金老佛《九流三教江湖秘密规矩》转录的《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写作“春典”。清抄本《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学春点川换多知》云：“春点学不全，花打是枉然。能送一锭金。不吐半句春……七十二春，八十八点，不会为不专，习不通为笨。”

词的秘密语 语言学论文，曾周撰，刊1934年12月22日《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作者所谓“词的秘密语”，是泛指“未便明言”之词，如缩脚语、拆字、外号等，以及旧时钱业、盐业等行业习用的数目隐语。

D

大山里的鬼神世界 副题为“浙西南山区信仰民俗调查”，民俗调查报告，吴真撰，刊《中国民间文化》第二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报告中说：“隐语是山民语言禁忌的主要内容，是山区鬼神信仰的产物。山民在山里劳动，怕说话让鬼神听见、听懂而前来侵害，就仿照鸟兽叫，用‘呜呜’‘阿呵’之声来互打招呼，万一需要说话时，就编了一些隐语来交谈，使鬼神听不懂，辨不出是人还是兽。隐语是山民自卫防护的传统习俗，直到今天仍然在山区奉行。山民在各自的聚居范围内都用自己的隐语，隔山隔沟都不相同，隔县更不会相同，山中隐语之丰富，尚不可测。”报告记录了遂昌山民、龙泉菇民、青田炭民及遂昌数字隐语凡四类约50余事。

当今地下行业及其隐语 隐语行话论文，余云华撰，刊《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1期。文章说：社会职业有“地上”和“地下”之分：“地上”职业受法律保护、世俗的认可，因而从组织到活动都是公开的；“地下”职业则被法律所不允、民风所摒弃，因而从组织到活动都是秘密的。由于有此差异，它们各自所运用的不可或缺的作为内部黏接剂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地上”的主要使用通语，即民族共通语；“地下”的多半仰仗隐语——只借通语的语音形式，隐其词汇本旨，而重新贯注进该地下行业约定俗成的意义内蕴。本文即从随着这些地下行业的邪长而产生的隐语中撷出一束，试图揭示一些特点，并观改革开放下世俗生活众生相的一面。文章分三部分：一、走穴及其隐语；

二、赌博及其隐语；三、性乱及其隐语。编者按谓：“地下行业隐语是民间语类之一。它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在地下行业内部运用。通过对它的破译，可以使我们认识地下行业的真实面目。近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某些解放后业已绝迹的地下行业又死灰复燃，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地下行业。它们严重地危害了社会生活秩序，妨碍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本文作者花费了不少力气，收集了目前走穴、赌博、性乱三种地下行业的隐语，并对它们进行了一些研究和剖析。虽然本文收集材料还不全面，研究深度也不够，但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是有价值的，可以为我国的治理整顿、取缔地下行业提供依据；及时的收集记录，也加强了民间文化研究的现实性。”

当字 一作“典当书体”，是汉字的一种社会变体，旧时典当业用以记帐、书写当票。《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叙说史湘云与林黛玉拾到岫烟的当票，却不知“这是什么账单子”，系因当票上记载物品名称、数量、质量、钱银数额等的文字均以当字书写。杨肇遇《中国典当业》说：“典当书体，另成一格，业外之人，多难辨识。创之何人？始于何时？即业中耆老，亦无有能言之者。尝考其字之形态，似脱胎于草书之《十七帖》，而兼参白字土语。所以求其便捷，其变化太甚者，几与速记之符号相仿。然世运递进，品物更易，有今有而昔无者，有昔多而今不常见者，故典当书体，亦随之变迁，据业中人云，典当所用字数，仅一千余，而日常应用者，仅三四百耳。……其书

体又无法帖，学生入典习业，无事之时，其用以资摹仿者，则取旧当簿为范本，人自变化，惟期迅速，故典当书体，匪特今昔异致，即各地亦不一类。”（1929年）当字间杂草书写法并多由草书减笔或变形而成，书写流畅、迅速，外行难以辨识、摹仿，因而兼具防止篡改伪造与回避人知多种作用，有的则以此作弊欺诈当户。清末民初，官方曾多次试图禁止典当业使用当字，终未能获得实施。前天津典当业耆宿王子寿介绍，从业者相传当字系明末书画家兼医者傅山用草书偏旁所创。据曲彦斌《中国典当史》认为：“即或是附会的传说，亦颇为切近。”然尚无显证。参“当字谱”条。

东莞反切语 一作“盲佬语”，流行于广东东莞地区的反切式秘密语。据赵元任《反切语八种》调查所见，属 ia-mi 式，定则与广州反切式秘密语相同。详参“广州反切语”条。

洞庭切 流行于苏州、浦东、余杭、武康等地区的 mo-ba 式反切语，据赵元任《反切语八种》介绍，上海浦东 mo-ba 式反切语，在当地谓洞庭切，定则与昆山反切语相同，但附加韵是用舒声的 o，是浦东豪、包、超等字的韵。罗常培曾向赵元任提供所记余杭、武康所谓“三反切”秘密语材料，又称“洞庭切”或“啞切”。其切拼方法系以一至十的切语为定则去切拼所有用字，这十字反切为：一读若“育结”，二读若“虐基”，三读若“沙追”，四读若“晒制”，五读若“碗古”，六读若“腊笃”，七读若“触

席”，八读若“百伏”，九读若“掬友”，十读若“熟则”。对此，赵元任认为亦与浦东、昆山反切语大致相同，只是附加韵用入声的 o (a?)，也属一种 mo-ba 式反切秘密语。陈志良《上海的反切语》认为，这十个字的反切，非特与上海、昆山相似，其实与嘉定的反切相同。此外，赵元任《反切语八种》还述及，在苏州曾听到一种与浦东、昆山同一切法的 mo-ba 式反切语，也称“洞庭切”，将“饭”切拼为“伏扮”。在苏州话中，声母附加韵全用入声的 o，而不如浦东、昆山舒声字用舒声 o。这是与苏州常见的 uo-men 式反切语不同而用者较少的别一种反切式秘密语。

滇西解放前土匪黑话、行规及其禁忌 民俗学调查报告，章虹宇撰，刊《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文章第一部分“黑话”，记述了旧时滇西土匪的抢劫偷盗、称谓、一般用语、姓氏方位数量词、吉凶语及刑处六类内容黑话。文中认为：匪盗较其他行业而论，有其更大的风险和特殊性，故其行话倍显神秘。另外，匪盗认为一些语言有某种魔力，相信语言这种符号与它所代表的真实内容之间存在某种完全同一的效应关系。黑话是匪盗长期实践的总结，也是其心理和潜在意识的一种体现。因区域和历史背景各异，各地匪盗的黑话略有不同。文章的第四部分匪盗习俗记述有“亮牌”规矩，即甲伙要通过乙伙的地盘，得用特有的暗号，向对方表示自己的身份，否则会产生误会引起斗杀。

F

反切的秘密语 语言学论文，容

肇祖撰，刊《歌谣》周刊 1924 年第 52 期。

文章说：反切的秘密语在前清初办学堂的时候中小学校里很通行，往往用来谈秽褻的事情。后来懂得的人渐渐多了，到如今大都看作很下流的一种语，也渐渐没多人敢说了。由于用反切注释单音字极通行的缘故，这种反切的秘密语在我国很容易发生。文章简略记述了所谓的“燕子语”和“麻雀语”两种反切秘密语。

反切秘密语 一作“切语”或“反语”、“切口”等，即运用反切注音原理构成的一种主要隐语行话形态。作为传统语文学注音方法的“反切”的原始，通常有多种说法，如认为系三国时魏国的孙炎（叔然）始创，或认为始于后汉服虔、应劭等人，也有的认为产生汉字之际即已产生了反切，纷纭不一。但无论“反切”注音法始见于何时、何人，汉魏时民间已广泛流行反切秘密语了。《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载：“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箠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古小说钩沉·甄异传》：“此鬼无他需，唯啖甘蔗，自称高褐，主人因呼阿褐。或云：此鬼为反语，‘高褐’者‘葛号’。邱境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即其鬼也。”清顾炎武《音学五书》云：“齐武帝永明初，百姓歌曰：‘陶郎来’。言唐来劳也。‘陶郎’为‘唐’，‘郎陶’为‘劳’也。”“反切”注音系正音之需，反切秘密语则在于遁辞隐义。唐宋以来，反切秘密语一直在各地民间广泛流行，而且因方言关系产生许多地域差异。就现代学者调查所见，即有捻语、徽宗语、洞庭切、燕子语、八音摄等多种名目，皆因方言音韵而异。在实际运用中，为使反切秘密语防止说漏，又有顺说与倒说、硬口儿与软口儿以及三字反至七字反的多字反等多种手段。顺说，是先说上字切音后说下字切音，倒说则反之。顺说的快慢直接影响声调，倒说的切语上字均读轻

声。硬口儿与软口儿，系因虚字的切音处理方式而异。硬口儿，无论实词、虚字及什么声调，均上下字组合切拼。软口儿，则是照用轻声虚词本字而不切拼成新的读音。多字反比较繁琐复杂，多见于语言游戏。反切秘密语运用一定定则改变读音来遁辞隐义，规律性强，易学易运，汉语基本词汇大都可用此来传达。即如赵元任《反切语八种》所说：“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是用反切的秘密语。……反切语都是比较的有规则的，只要知道他的附加声、附加韵、声调用法，跟遇特别情形时变化的条例，就可以碰见字都会说了。”但是，有时难以准确区别同音异义字词。

反切语八种 语言学论文，赵元任撰，刊1931年《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3分册。作者提出：反切语是一种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秘密语。文章分作两大部分。总论：秘密语；音的秘密语；反切语；研究反切语所要注意的问题；反切语名称；反切语的通则；反切语跟本地音韵的研究；反切语的来源；关于反切语的著作；本文的材料。分论：北平 mai-ka 式反切语；北平 mei-ka 式反切语；北平 man-t'a 式反切语；常州 mən-la 式反切语；昆山 mo-pa 式反切语；苏州 up-mən 式反切语；广州 la-mi 式反切语；福州 la-mi 式反切语。附录：撮要表；新式反切语的造法。

反语 ①音韵学谓“反切”，如《颜氏家训·音辞》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②反切式秘密语的一种，多用于双音节词语，即以前字声母与后字韵母相拼，再以后字声母与前字韵母相拼，用所得音节替代原读音。如“书本”反语读若“申补”，“上课”读若“社抗”。③反切式秘密语的省称。

方语 本谓方言俗语，用指隐语行话则系因其语音的地域性差异而言。明·程万里辑《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卷一所录“六院汇选江湖方语”，即江湖隐语行话；书中所称“但凡在下方情，而在江湖上走动者”，即取此义。

福州反切语 流行于福州地区的反切式秘密语。据赵元任《反切语八种》调查所见，多为 la-mi 式，定则与广州基本相似，但由于两地区方言音系相差较大，故差别亦较明显。其定则为：声母字与韵母字的次序是倒的。声母字附加韵依本字韵母跟声调的性质而用 i、ing、[ik]（方括号内系国际音标，下同）、ei、[eɪŋ]、[eik]。声母照（说话人意识中的）单字音拼，不因平常就连说时的变音而跟着也变。韵母字附加声用 l。三个纯鼻音字不切（m、n、ng），或把本字音说两次。反切字声调以每字照本字调读法为原则，但韵母字（上字）依二字声调相连变化法照例变调。有松紧的韵母字依一定的定则变调。例如：美读若“里美”，琵琶读若“梨琵”，酒读若“柳旨”，上读若“亮盛”，好读若“老喜”，掏读若“罗迟”，零读若“零零”，拜读若“籁秘”。

副语言习俗的隐语行话 隐语行

话的基本形态之一，即身势情态语、标志语及特殊音响等非言语形态的隐语行话。例如旧时工商行业常用的“袖里吞金”式数码手势语，民间秘密社团中的“茶阵”、“路阵”、“挂牌”，以及用以传达秘密信息的口哨语、灯语、旗语等。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载：“外地会党来到本地，就要拜码头，因人生地不熟，为访友就要先挂牌，就是在茶楼或酒馆找一个位子坐下，两腿平放，不能翘二郎腿，壶放在桌角上，壶嘴对角，或对自己，不能朝对别人。左手动作还是弯二伸三，即所谓出手不离三。食指二指成开口椭圆形。若茶楼中有会内成员，看到挂牌就会上前探询。递烟时，右手食指二指掏在烟杆或烟卷的中间，竖着递过去，同时左手点在右手盘当的位置，以表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地位低接烟下头；地位高，接上头；地位平等，亦接下头以示自谦。手拿茶杯盏时，切忌把手掌覆盖在杯盏口上面，这叫封口，很不礼貌。也不能捧杯端底，这叫抄家，有毁人之意。”一般说，副语言习俗形态的隐语行话，多采用身势情态语、标志语形态，以无声、近体的视觉交际形式为主，间或同其它形态隐语行话综合运用，具有较强的保密功能。

G

挂牌 清代流行于哥老会等秘密结社中的副语言习俗的隐语行话形态之一，主要运用手势、身势动作传达特定信息，多用以表示身份、相互联络。其例参见“副语言习俗的隐语行话”条。

关东第一马市习俗调查 民俗学调查报告，张徐撰，刊《民间文学论坛》

1992年第4期。报告说：东北地区于明永乐年间始在开原、广宁等处开马市，此后四、五百年间，东北马市北移，逐渐形成了最大的范家屯马市，以及海城、瓦房店等著名马市。在自身发展和与各种势力交往过程中，围绕马市所组成的特殊职业集团，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行业用语（切口、隐语）、行

帮习俗及行业技能。报告凡五部分,其第四部分“袖里吞金”术,记述了手指数目代码;第五部分马市交易隐语举要,记述了马市的数字切口、日常称谓、相马切口,总计60余事。报告中说:隐语,即黑话,也叫切口,广泛地使用在马贩子、马经纪、掌柜的、掌盘的之间,局外人即使站在一旁,也是鸭子听雷,什么也弄不明白。关于“吃马行”的隐语,他们自己叫做“讲嘎”。“嘎”字何义,作者曾调查许多曾混迹于旧马市多年并曾以此为生的人。他们也只是会讲嘎,明白只要一提讲嘎,就是要求双方用隐语交谈,至于“嘎”字的意义,根本无人讲得清。考之,可作两种解释。其一,嘎即价,在音韵上两者均为双声,属旁内转。其二,嘎即钱,在北方的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钱的发音均如“吉嘎”,马市隐语很可能由此得名。

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

刊《中国语文》1957年第4期和第5期。第4期题下编者按指出:“本刊收到郑达汉等同志对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和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语言学》两书有关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部分提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文章多篇;提不同意见的同志之间,彼此意见也很分歧,现在整理出来发表。同时我们也约请高、岑两先生发表意见,在下期刊出。讨论这些问题首先碰到术语和译名的分歧,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的主要分歧在于:行业语(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是不是社会习惯语(社会方言)的一种?同行语(жаргон)、阶级习惯语(阶级方言)和黑话(апро)的关系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习惯语’和‘方言’可以通用,那么各人对于‘同行语’的了解还是很不相同的。”该期发表的各家意见主要是:郑达汉认为,“社会方言”这个术语用得不妥当,不如用“社会习惯

语”;而“行业语”不能算作社会习惯语(社会方言),更不能是社会习惯语最重要的一种;所谓“同行语”,就是“黑话”。彭国钧认为,“阶级方言”的译名不妥当,承认方言的阶级性也就是无意中承认有阶级语言;社会习惯语包括两类,一是指各种专业用语和专门术语的行业语,再是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语言同行语;同行语包括“阶级方言”、黑话及一切不健康的语言,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比行业语出现得晚,是为狭小的阶级、集团服务的,是语言发展中的逆流;黑话固然和同行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完全相同;黑话应该说只是同行语当中的一种,同行语不专指黑话而言。陈永正认为,“同行语”不是“黑话”,两者同属社会习惯语。此外,杨定还就濮之珍《语言》一书关于“同行语”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濮书提出,同行语有两种情况,一是职业性专门技术的语言,另种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了个别集团的利益创造的一些黑话。对此,杨定认为作者所理解的“黑话”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黑话不是阶级习惯语。在该刊第5期的同题讨论栏内,发表了高名凯和岑麒祥两位的文章。高名凯题为《并于社会方言》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社会方言”与“社会习惯语”; (二)社会方言有哪些种类; (三)社会方言的前途。高文认为,把“社会方言”说成“社会习惯语”是不恰当的。社会方言可以分为行业语、阶级方言、老人语、青年语、男人语、女人语、国际杂凑语等,又可分为一般的社会方言和隐语。隐语语言形式的特点在于它的秘密性,行业语一般不是秘密性的,但并不是说在特殊的情形下它们就不可能有隐语。只要社会集团有一天的存在,社会方言也可能有一天的存在。至于隐语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需要。以为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存在隐语,是天真的,是一种

误解。岑麒祥以《关于“阶级”习惯语、同行语和客厅“语言”》为题，发表了见解。岑文认为，“阶级”习惯语、同行语和客厅“语言”是阶级社会中个别阶级，特别是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等的特别词语。这些特别词语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但大多数是从古代语言中吸取来的，也有一些故意把词的固有意义加以歪曲的词和一些外来语。他们之所以使用这些特别词语，除特殊情况外，多出于特别的趣味，或为了表示自己的地位“高贵”，不同风俗。这些特别词语因为可以反映个别阶级的思想、观念、风尚和道德原则，所以肯定是具有阶级色彩的。

灌阳方言的二字语 语言论文，陈振寰、刘村汉撰，刊《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文章提出，地处广西北部山区灌阳县民间流行的一种以两个音节表示一个字音的隐语，属于增加同韵零声母音节、叠韵音节、双声音节、固定音节等方式构成的增音式反语。其中一个音节表达说话者的本义，另一外加音节用以掩蔽本义。在陌生人面前谈论比较重要的事情，或当面褒贬他人，往往使用这种二字语。灌阳的二字语分前加式与后加式两种，表达意义的音节在前者为后加式，反之则为前加式，两者可以换用，但以用前加式者居多，后加式二字

语今已很少见了。灌阳二字语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广西许多地方，如全州、兴安、荔浦、钟山、富川、岑溪、藤县等地，都有类似情况。

广州反切语 一作“燕子语”或“燕子公”，流行于广州地区的反切式秘密语。据赵元任《反切语八种》调查所见，多为la-mi式，其定则为：声母字与韵母字次序是倒的。声母字附加韵，依本字阴韵，-m或-n尾；ng尾，-b或-d尾，用i、in、ing、[it]、[ik]（方括号中系国际音标，下同）。但是，如果本字韵母是i、in、ing、[it]、[ik]的，附加韵则改为u、[un]、ong、[ut]、[uk]。韵母字附加声用l。假如本字声母是l，韵母附加声阴调字跟阳去用g，阴平上入用k。反哧m、五ng等字没有切。反切字声调每个字各与本字声调相同。变音字比较固定者，按照变音拼。例如：甜读若“谦田”，上读若“亮盛”，人读若“邻延”，就读若“漏治”，有读若“柳以”，乱读若“绢练”，林读若“琴连”。广州附近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东江下游的东莞县反切式秘密语，亦属广州la-mi式，定则相同，但实在读音依本地乡音切拼，与广州略异。例如，[-m]、[-p]尾部除侵、缉韵字外，大都变为[-n]、[-ŋ]、[-t]、[ʔ-]尾，切字均依东莞乡音而切。

H

海底 ①社会史著作，李子峰著，系《中国秘密结社丛书》之一，1940年9月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影印本，收入《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第二辑为第46种。是书都分六编，第四编规

律，记述誓词、罚则、茶阵、隐语、传帖、隐字、手势、符篆等项。其中第三章隐语云：“按洪门隐语，本为明朝遗老博学多能之士，阐精竭虑，煞费心思，就坟典索丘占籍宝笈之所载，化而为极通俗之隐语，以替代

普通使用之语言，其意义奥深，影寄邃远，既非杂用外国语言可比，更非任意胡诌，无的放矢；一字一句，一事一物，均有本源所自，典籍所据，其典雅温文，绝非一般人想象之所能及，惟肤浅之士，不知其解，反目为无稽流言，巴人俚语，可不痛哉。”又云：“夷考洪门之灵魂作用，厥为言谈、手势。所谓言谈者，即隐语等等是也；所谓手势者，即举动等等是也。隐语之为用，能使会中之人，畅谈于大庭广众之中，而他人茫然不解，我则风气互通，意见互换，严密不泄，使人既不知我之所云，且亦无法冒充刺探也。是以隐语、手势为洪门精萃之髓液，而为会中同仁所不可稍有忽略者。”所辑录隐语分作南粤及南洋各地通行之隐语和各地通行隐语两辑，后者又分为建筑物等、居住用品、饮食用品、衣服等、其他用具物件、武器等、一般动物、人身各物、人类一般、各种行业、数目、姓氏、一般人事、天文地理、疾病及其他凡 16 类，总计约 600 余事。②洪门秘笈，陈培德主编，姜焕林等助编，生社 1936 年 10 月初版。除记述洪门历史、组织系统外，即盘道对答诗 250 余首，卷末附录隐语以及带子挂牌，茶阵等非言语暗号。

汉语隐语及其构造特点 语言学论文，唐松波撰，刊《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1 期。文章提出：在规范语和俚语、行话之间，有一批叫做隐语的词汇。长期以来，隐语得不到应有的研究，主要是一般语言学家可能认为隐语粗鄙，不值得研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散播不良影响的隐语只是其中的小部分，但不能因此拒绝研究为数众多的隐语。要看到隐语和通用语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群众日常口语中，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中，常常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隐语。作者认为：隐

语是有意代替社会通用语，供集团内部使用，相对稳定的特殊词汇。汉语隐语数量多，构造复杂，形成一定体系。隐语词汇的构造方法基本上有两类，一是采用一定的修辞方式，使通用语的词汇意义改变，化为隐语词汇，另一类是利用通用语的词素合成新词。隐语词汇虽然特殊，在构成和使用上仍然符合语言的一般规律。

汉语隐语说略 副题“一种语言变异现象的分析”，语言学论文，曹聪孙撰，刊《中国语文》1992 年第 1 期。文章认为：隐语不是行业语、科技用语、新词语、阶级习惯语、外号和缩写词。现代汉语的“隐语”也不是古汉语的“隐语”（廋辞、谜）。隐语在现代汉语中的主要形式有词的秘密语（包括黑话）和音的秘密语（反切语）。文章说：隐语是一种封闭型的语言变异现象。它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秘密性。隐语是一种“语言的语言”，是语言这一人类社会交际与表达思想工具的变态，是这一符号系统的附加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时与阶级社会的某些现象和条件有关。根据现有的资料，世界上的主要大语种，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些形式不同的隐语。可以认为，隐语的创造与使用是一种语言的普遍的变异现象。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隐语是什么；（二）隐语不是什么；（三）词的秘密语；（四）音的秘密语（反切语）。

行话 ①谓诸行习用的专门用语。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七回：“只听他说怎样的‘安耐磨儿’、‘打底盘儿’、‘拴腰拦儿’、‘撕象鼻子’、‘坐卧牛子’，一口的抬杠行话。”所述均属当时“抬杠”行当习用的专门用语。②谓诸行隐语行话。民初北京打磨厂学古堂排印本《江湖行话谱》九辑，所辑皆江湖诸行隐语行话，如其中《行意行话》：“东为倒，西为切，南为阳，北为墨。”又如

其中《走江湖行话》：“烟袋，灰楼儿；烟卷，草卷；鸦片，海草；茶盅，紧口。”

行院声嗽 宋明行院市语集，一卷，载明无名氏辑《墨娥小录》卷十四。《墨娥小录》，有明隆庆五年（1571）吴氏聚好堂刊本，明崇祯时锄兰忍人编《新镌绣像评点玄雪谱》刊本。行院，宋代多谓行帮，金元多用指杂剧、院本艺人及其居住，至明则多称娼家、妓院。是卷辑录宋明行院市语凡 370 余事，依内容分别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人物、人事、身体、伎艺、珍宝、文史、声色、数目、通用计 18 类。均以通语为口，注以市语。如“天文”类：“天：苍子。风：飏子。雨：洒洩。日月：耀光。日：昕光。月：卯光。冰：冬凌。雪：光花洩。”

黑白人生 副题为“江湖内幕”，江湖文化专著，曹俊山著，华夏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出版，28 万字。卷末“作者的话”称：“生在江湖之家，身在江湖之中，交些江湖之友，学些江湖之门，会些江湖之道，懂些江湖内幕。笔者的一生，可算是闯荡江湖的一生，但和旧艺人不同。旧艺人只闯过旧江湖，而笔者既闯过旧江湖，也闯过新江湖，甚至还闯过洋江湖。加之收集了一些有关文字资料，和通过其它门路得到的秘传，使我对江湖内幕略知一二。笔者所以能写出 60 万字的长篇演义小说《艺魂》，靠的就是江湖内幕这点本钱。”是书凡 31 篇，其中《江湖“春点”多奥秘》一篇，相对集中地介绍了通用的行当术语、专业用的术语和江湖通用的“春点”。其所谓“术语”，即隐语行话。

黑话 ①一作“黑语”，明清以来泛指隐语行话。《西游记》八十四回：“八戒在旁卖嘴道：‘妈妈儿莫说黑话，我们都是会飞的。’”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黑话》注

云：“切口，欺人的话。”清抄本《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江湖黑语，师兄弟三人所传。”②报告文学作品，贾鲁生撰。刊《报告文学》1989 年第 1 期。文章序称：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就不会忘记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段黑话，那是第一次向亿万人进行的黑话教育。历史真会开玩笑。如今从底层社会到上流社会，从乞丐到政治家，从流氓到道德家，从幼儿园的孩子到敬老院的老人，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学会了使用一些莫名奇妙的黑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感兴趣的是黑话的内容、作用和根源，从黑话里观察社会、窥视人生，如同从显微镜里观察细胞一样。此即这篇报告的立意所在。在记述了从犯罪团伙的黑话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隐寓性“黑话”之后，文章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黑话正在把俗语和雅语，把粗鲁、畸形的念头和奇妙、荒唐的思想和表现形式融合起来。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所有那些对不便明说的思想既能表达清楚又能掩藏严密的语言，都属于黑话。用美好的语言传递邪恶的信息，或用丑陋的词汇隐喻崇高的思想，时代的黑话打破了语法和修辞的框架，颠倒了由词典规范的几乎所有词汇的过去的意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黑话逐渐把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把高贵的人和卑贱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时代的黑话和黑话的作用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黑话探秘 隐语行话资料，陈默编著，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4 月出版，16 万字。是书辑释古今隐语行话 2000 余事，分作海外、时兴、赌博、算命、娼妓、匪盗、丐帮、黑道、军警、称谓、文体、医药及其它凡 13 类。是书辑录的并非都是“黑话”，掺入了一些民间流行习语，如“冒号”（领导）、“铁”、“水”、“黑”、“蹬”、“蹭”、“对缝”

等，甚至连“老公”（丈夫）之类方言称谓亦作为“黑话”收入，界定不明，比较混杂。

话说陈娟小说《昙花梦》中的江湖隐语行话

隐语行话研究论文，曲彦斌撰。文章指出：文学是以社会生活为本的语言艺术，因而适当选用某些江湖隐语行话，也是表现一些特定生活题材的艺术需要。题材多涉下层社会世俗生活的元明戏曲、明清小说，乃至属于民间文学的明清民歌时调等，均不乏选用江湖隐语行话之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湖隐语行话是适应特定言语交际需要的语言变体，透过它可以揭示当行秘密，解析当行人物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心理活动。《昙花梦》不仅设计、构建了许多令人叹服的精采故事，还选取了一些切合题旨与情节的江湖隐语行话，将之得体、自然地穿插于对话之中，使之生动、富于实感。

话语形态的隐语行话 隐语行话的基本形态之一，即以语句形式来寓含特定语义信息的隐语行话。早在春秋时已见端倪。据《烈女仁智传·鲁臧孙母》载，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时遭到拘禁，为向本国报告齐国行将攻袭鲁国的紧急情报，他暗地派人送回一封隐语信。信中写道：“斂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纓不足带有余。”鲁公展信读之不解其意，臧母见信则哭诉：“吾子拘有木治矣（被械系于牢）！‘斂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城外百姓）内（纳）于城中也。‘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促）殄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文理交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系于狱矣。‘冠纓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

饥不得食也。”明清以来一些秘密社会群体多用话语形态的隐语行话来识别对方身份，进行联络。其内容所及，多寓本群体的信仰、规矩、习惯于其中，以此来考察、识别对方。由于这种形态灵活、随便，涉及内容广泛，随机性较强，非同党极易在问答对话中露出破绽，使用中又不易为行外人所注意或识破。例如天地会的一段问答：你以乜为大？以洪灯为大。以乜为尊？以五祖为尊。以乜为高？以旗杆为高。以乜为正？以斩七为正。以乜为宝？以洪米为宝。以乜为记？以金钱为记。以乜为胆？以铁尺为胆。以乜为满？以白镬炉为满。你在乜处出世？我在丁山脚下出世。等等。问答所及均暗含天地会诸事。

徽宗语

①隐语行话研究论文，郭青萍撰，刊《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论文认为：徽宗语是把一个字改成两个音节，没有单独的一套语法结构和单独的基本词汇，因而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只是一种类似行帮黑话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行帮黑话，倒不如说是流行在民间的一种用反切说话的方法。至于为什么叫作“徽宗语”，据传说：当年宋徽宗被金人掳去，囚禁在地窖里，地窖上边派人监视着，其中有勾通宋朝的，宋徽宗即用这种话与之通话以蒙混过其他人。这只是传说而已，无从考证；至于后来又怎样为瞎子所专用，更不得而知了。文章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考察了徽宗语的使用规律。文章在谈到探讨徽宗语的现实意义时提出，徽宗语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仍是有用的。同时，如果将之作为一种学习反切的语文基本训练方法，亦可为语文教育服务。②隐语行话的一种，属反切式秘密语，主要流行于北京、天津、河南、安徽等地，多为盲人职业群体所用，故又称“盲佬语”、“瞎子话”。关于“徽宗语”的得名